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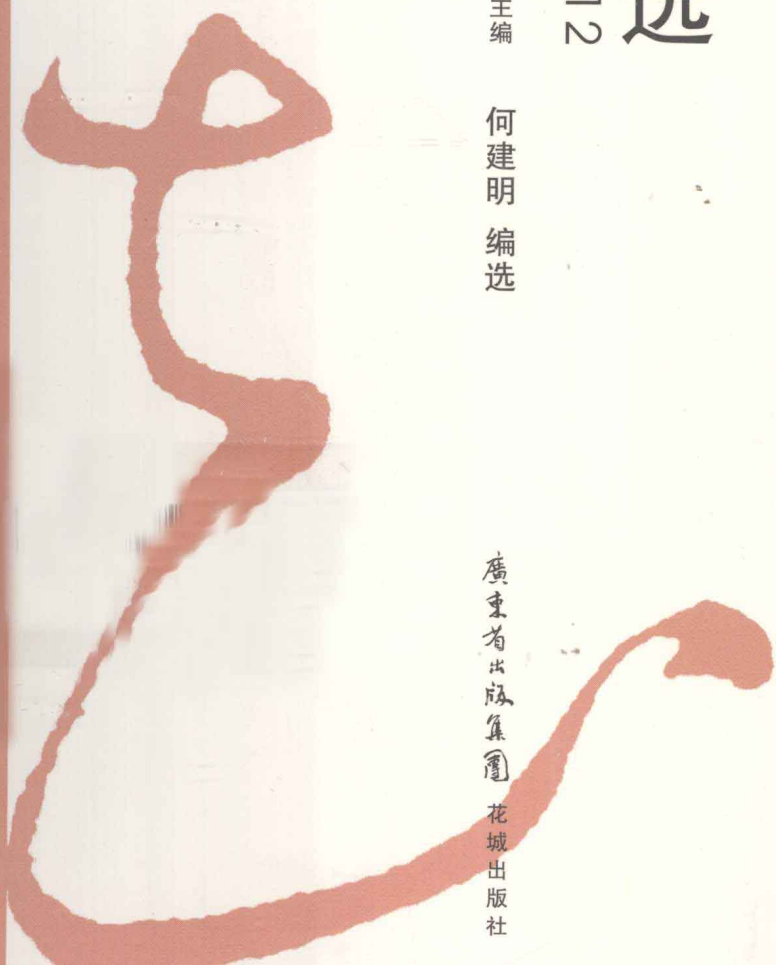
2012 中国报告文学年选

China Reportage 2012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 主编

何建明 编选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2012 中国报告文学年选

China Reportage 2012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 主编

何建明
编选

年花
选城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2012中国报告文学年选 /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主编 ;
何建明编选.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3.1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978-7-5360-6681-6

I. ①2… II. ①中… ②何… III. ①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8149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蔡 安 欧阳衡 林 菁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23.25 2插页
字 数 375,000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更好地以文学形式向时代向人民报告（序）

何建明

我是写作者，也当了几十年的编辑、出版者，但我给自己定位仍然是一个写作者，所以接下花城出版社“报告文学年选”时，几度推辞，原因也在此。无奈最后仍然接下此活，是因为每年的报告文学确实有很多优秀的作品需要向读者推荐，这与报告文学目前生产的规模与影响力不相适应的现实有关，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我当有一份责任为报告文学多说几句话。

第一：报告文学目前的创作成果与文学界和社会对它的认识与评价有很大差异。2012年，中宣部的第十二届“五个一工程奖”获得作品中，文学图书类的30部作品中，粗略统计了一下，至少有20部是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在20部电影获奖作品中有8部是改自报告文学；电视和广播剧获奖作品中也有三分之一之多。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报告文学作品乃是当今文学作品中最受广大读者和社会评价的重要文体，尤其是它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歌时代和纪实人民生活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繁荣文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甚至超过了其它所有文学种类。然而，有的时候人们一谈起文学繁荣，只拿小说说事，其实是非常片面的。我长期在出版单位从事管理和市场运作，非常清楚一个情况：在当下（除莫言获诺贝尔奖之后他的作品无限量进入市场外），一般名家的新作通常最多发行量也就十来万册，而优秀的报告文学（含纪实文学）作品即能达到一二十万册，甚至更多。我自己就有例证：2011年创作的《忠诚与背叛》一书，一年中发行了30多万册；2012年上半年创作的《三牛风波》，四个月里销售了12万册。我想还有比我更好的例证。我要认真而严肃的说一句：要准确评价和看待当代中国文学，必须认真评估和高看报告文学作家们创作的成果和影响力，否则所有文学评价都是片面的。为什么这

样说？最根本的是：中国的报告文学作家的作品，几乎都是用生命之喉和心血之力在为时代和人民发出最强烈的呐喊与呼唤，他们笔下的人物与事件无不浸透着对国家、对民族、对时代、对人民和自己的亲人的那份强烈情感和赤诚之爱，他们的文字里散发的是正义的、健康的、阳光的声音，因为他们是与劳动换劳动、正义换正义、挚爱换挚爱，不像当下诸多小说里的那种低级、丑陋、乱爱和空洞及远离民众的真实生活状态的叙述。这比艺术本身更重要，因为报告文学作家提供给社会和民众的至少是健康食品而非有毒饮料。

第二：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和研究队伍的不力与不足。常有人这么说：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是文学的双翼。小说界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评论家和理论家的队伍几乎是三比一的数量，即有三个小说家，或许会有一个理论评论家在一起发声音。在全国作协换届时有个数字：代表中小说家有300多个，从事小说评论和理论研究者就有170多位，也是出席全国作协代表大会的代表。而报告文学界的代表总数只有80多个，还不如小说界的评论与理论研究者人数。这是最好的说明。现在一部好的报告文学出来，在报刊上见到的评论和研究文章非常少，通常不是专门地开讨论会，不是专门约稿，基本上看不到有职业评论家在撰写评论和推荐文章。再细分一下，即使有比较好的作品出来，能写评论的也只有那么几个人。这么几个人或许太忙了，或许都是些老面孔，其评论文章也常常欠火候，缺深度，更谈不上多少理论水平，就事论事，对作者和作品流于表面分析而缺乏深层地解剖，尤其是对一些优秀作品的艺术探索和成功之处不能研究到位，这对报告文学整体发展指明不了创新方向，难以起到引导作用。所以，报告文学要获得自己应有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学界的认可度，理论批评队伍建设是个重要的环节，他们的声音必须有，必须是强音，而且发音必须准确。

第三：必须穷尽才华，以最优美、最精彩的艺术形式来向时代和人民完成我们的报告。报告文学之所以叫“报告文学”，简而言之，它就是用文学的形式写的时代报告。在当今，新媒体日益繁荣纷呈，文学界本身也竞相争艳。报告文学要显露自己的光芒，我以为必须在艺术形式上不断提升和提高。可以这么说，没有完美的、精美的和适合人们阅读情趣的艺术形式，再认为了不起的题材、再怎么艰苦辛劳的工作，也只能是一部部、一篇篇“新闻”和“报告”而已，最终也只能落得像那些原本就不看好报告文学的人所嘲讽的“自行消亡”的命运。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艺术同样是报告文学的生命。真实和艺术是报告文学不同层面的两个连结在一起的生命的两面，劈掉一侧，都是断命的结局。因此，我们在坚持报告文学的真实性的同时，务必把提高和提升报告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来看待和实践我们的创作，这是当前报告文学创作者自己与自己命运作斗争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时代和读者所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最后说一说2012年的报告文学状况。我只能简单说几句，因为我非专门从事总结式的专家。在我的印象中，这一年里有不少优秀的作品，比如本年选中已经

收集进去的十几部作品，但还有不少没有进这个集子里，比如有些优秀的纪实作品。总体来说，这一年仍然有一些好作品在读者中广为影响和流传。我的愿望是：每年如果我们的作品有三五部让全国读者一提起就知道的就可以了，整个中国文学也是这种情况。小说也是。如果这一年里不是莫言获诺贝尔奖，肯定公众还会大放其言，说中国文学越来越像股票一样不被看好。诺贝尔文学奖给了中国人，让所有文学界的人有了一些底气，因为现在非文学界的人无法再好意思开口说中国文学不行了。其实，中国当代的文学所存在的问题是摆在这儿的，靠一次偶得的诺贝尔奖并不能掩饰所有的问题。我依然认为，现在的好作品不多，优秀的能够满足公众的精品力作更少。为此，我们更当努力。党的十八大给了我们这种底气和力量，我们为什么不呢？

2012年11月23日

001	何建明	更好地以文学形式向时代向人民报告（序）
001	陈祖芬	北京女孩
009	赵学儒	向人民报告 ——中国南水北调大移民（节选）
031	杨年华	国旗阿妈啦（选段）
051	杜文娟	阿里阿里（节选）
073	陈启文	北京风暴（节选）
093	蒋 巍	致以共和国的敬礼！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昨天与今天
113	何建明	中国外交空前行动（节选《国家》）
170	李青松	开国林垦部长
181	熊光炯	乱世大先生熊育錫
213	刘先平	美丽的西沙群岛（节选）
242	达 度	世界屋脊上的钢铁长城 ——西藏日喀则军营巡礼
264	赵 雁	天梯神示 ——中国“神九”太空飞船成功发射的台前幕后
284	阎 纲	美丽的夭亡（女儿病中的日日夜夜）
321	徐世立	一个孩子的战争 ——家庭拯救纪实（节选）
344	薛媛媛	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节选）

北京女孩

陈祖芬

1.73米的纤细身子，那两道锁骨就能把全身轻轻提起？好像用花朵组成的飘逸长裙，好像用树叶编织的柔软单鞋，乌发轻拂乳白短衫，真个的是花仙子来也。只是大眼睛前架着的一副大眼镜，使她那典雅娴静又带上天真纯情。我不由想起她的诗句：“是初春的欣喜，是被熏风蒸软的莺啼。是仲夏的绚丽，是花语惊落的涟漪。”抑或向我走来的，就是这诗句？

她叫程荫，她笑，说她瘦可能因为她这名字阴气重？中学上语文课，她喜欢一边听课一边看小说，她长得很乖，又瘦得可怜见的，老师都怕声音大了会吓着她，所以她不失优雅地在课堂上看课外书。我只叫她的小名——毛毛，觉得“毛毛”可以让她显得胖一些。几年前，毛毛十几岁的时候，信手写很多诗文，只是给自己看的，其实自己也不看。几年后的今天，毛毛的长篇小说正在再版，电影正在拍摄，译作一部刚出又译一部，当然她只是茫茫人海里的一个女孩，不过，她不是一般的女孩，她是个北京女孩。

她的基因里，还有百家饭，还有榆钱儿，还有槐花儿。

20来年前，在北京西城区灵镜胡同里边的一条小胡同，有一个那时的北京哪哪都有的大杂院。杂院里哪哪都住着人家。就是说，十来平米的一间屋子，就是一个人家。毛毛和她的爸爸妈妈和一张大床，组成了一个十平米的家。这张大床是毛毛记忆中那年代的唯一家具，就如家庭成员那样成为毛毛家的一部分。大杂院里，毛毛和各家的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吃榆钱儿，吃槐花儿，只要灵镜胡同里有榆树有槐树，大家就有的吃。再不就是大人们或大孩子在院里和面，小孩子们起哄架秧子地“帮忙”。毛毛习惯了爸爸妈妈很晚才回来，习惯了拿杂院里的街坊当自个家，街坊也拿毛毛家当自个家——下雨了街坊就把院子里毛毛家晾的衣服收下来放进毛毛家。20来年后我问毛毛，你们家不锁吗？毛毛认真地想了想，说：我家好像不锁的，那时大家也没什么东西。后来我们搬楼房后，我好长时间不习惯，我想大杂院。

再说毛毛的爸爸妈妈，是在八十年代末恢复高考的最后一拨，才赶上高考的机会。不过那时已经有了毛毛。爸爸夜里老是去附近的公共澡堂子，啃书。因为那里有灯，实在太困了，还可以冲个澡。妈妈在大床上，哄着小毛毛睡着了再苦读。爸爸妈妈的饭简化到挂面加咸菜。妈妈把两个馒头中间放块酱豆腐，用根筷子一扎，就成一串，就是一顿饭。后来毛毛听说，妈妈小时候站在凳子上就能给家里做饭。

爸爸妈妈都考上了大学，毛毛在大杂院里吃百家饭。她家一年吃不了一两次饺子。有年春节，下着雪，家家包着饺子，毛毛觉得，这就是春节的全部了。忽然就见一个老爷爷，穿着破破的棉袄，走进了院子。那时的乞丐，常常只要饭，不要钱。爸爸妈妈端了盘饺子给老爷爷送过去，老爷爷没想到他过年也吃上了饺子，哭了。

老爷爷不会知道，他这一哭，就一直哭在毛毛心里。从此爸爸妈妈带着毛毛去书店，路上见到乞丐毛毛就要给他们钱，从此毛毛看到街头的残疾人看到电影里别人的苦难就容易落泪。长大后毛毛说她知道自己敏感而脆弱，她写书也是在自我激励，书中的人物能给她力量，能叫她新生。

毛毛的爸爸妈妈从来没时间和她讲道理，但是，他们给予毛毛很多，从还没有毛毛的时候。大约二三十年前吧？京郊水库有人落水了，说时迟那时快，就见一小伙一姑娘跳入水中去救人。落水者被漩涡中的水草缠住不得脱身，天知道小伙是怎么把他从漩涡里解救出来的，然后还要救起那姑娘——姑娘只知道要救人，忘了她自己不会水。小伙救起的落水者已经没气了，这叫他们太受刺激。当晚他俩整宵陪着逝者的母亲，眼看母亲的黑发一夜变白，他们才知道，春秋名将伍子胥过昭关真的是一夜愁白了头。他俩每想起来就觉着一种痛，从此再不愿去再没去过那水库边。

那时他俩是同事，后来他俩是夫妻。我想，或许是这个痛把他和她连在一起？

毛毛十几岁时这样写她的爸爸妈妈：

“母亲认识父亲的那年，她 19 岁。

父亲娶到母亲的那天，是新年，父亲那年 27 岁。

他们结婚的那天，我没有参加。

父亲而立的那年，我姗姗来迟，四天后，母亲迎来了 26 岁生日。”

前几年有部科幻喜剧片，叫做：《基因决定我爱你》。毛毛自然有助人爱人的基因。毛毛高一去澳大利亚上学了。这天毛毛在墨尔本城铁里见一威猛醉汉，手里还拎着俩酒瓶。车上有一个比毛毛还瘦小的初中女生，醉汉用双臂把那小女孩围在中间。女孩不知怎样躲闪。毛毛知道就是有几个人也不能掰开他的手臂。她急中生智假装是那女孩的同学，熟稔地冲她叫喊：你怎么才上来？我等了好几站了！那女孩心领神会，接过话茬：对呀，我今天错过车了！醉汉傻啦八叽地懵了。毛毛乘他发懵的刹那，把女孩从他胳膊下提了出来，车上好多的乘客用身体组成了人墙，保护俩女孩。醉汉过一会儿醒过闷儿了，拎着俩酒瓶就找女孩，但终究被那厚实的人墙阻拦着，直至毛毛送女孩下车。毛毛怕万一醉汉跟了上来，就一直把女孩送到家，然后才回到城铁再等下班车。

我不搭界地又想起一首她十几岁时的诗，叫《荷包》——

如果我老了，我要用皱纹做一个荷包满满的全是欢笑

曾经的思绪，跳跃出流年的心潮

一个个涟漪，荡开沉默和寂寥

再叫风，吹跑

跑到天的裤脚，筑巢

多么希望每一个老之将至、老之已至的人，都有一个装满欢笑的荷包。虽然只有小孩，心地善良的小孩，才会有这么天真可爱的祈愿，譬如毛毛。因为她的基因里，还有百家饭，还有榆钱儿，还有槐花儿。

同是高一生，北京和墨尔本，

表达自己的方式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国外称道的中国玫瑰，Chinese rose，也就是月季。花有微香，人称花中皇后，原产地中国，有千年的栽培史。叫人想起中国几千年文明史。毛毛又恰如千年文明蕴育的北京市花月季。北京的月季女孩在墨尔本的中学，自然也是花中皇后级的。学校里有一个足球队长，是男生女生的崇拜对象。有一天，他们的数学老师也在场，那老师长得象一个胖胖的猫头鹰，同学们更象一群卡通片里活泼泼的小动物。足球队长当着老师同学的面，大大方方地递给毛毛一张纸条，上面赫然写着：你很性感，我喜欢你。

猫头鹰和卡通动物全都憨态可掬地呵呵笑着，好像7个小矮人为王子和白雪公主高兴似的。可那是2002年，从灵境胡同、丰盛胡同走出来的毛毛，怎么能想象一个男生会说她性感？性感这个词，在当时的中国，中学生是不会用的，不过在澳大利亚在西方，这只是一个赞美词，一个褒义词，到底是什么意思男孩自己也未必懂，可是足足把个高一毛毛吓坏了。

她再不理他。男生女生觉得毛毛不尊重他们的偶像。有个男生老往毛毛的桌上画可笑的鬼脸。还有个男生撬开她的小柜子，当然不动她的东西。第二天再撬，还是不动东西。后来那男孩自己也郁闷，因为他不知还能干些什么来表示不满。实在这些同学都非常可爱。直到毕业舞会毛毛主动和足球队长说话，因为她才明白人家一切都是友善的。

毛毛的高一，开始是在北京上的学。有一个男生每天晚饭后给毛毛来一个电话，不是问物理题，就是问化学题，毛毛想他好笨怎么天天有问题？有一次那男生把毛毛从教室叫出去，神秘地给她一块口香糖转身就跑。毛毛回到课桌旁就把口香糖吃了。大约过了一天，那男生问毛毛：你同意吗？毛毛说同意什么？男生说那口香糖纸上写着呢，说完又跑了。毛毛回教室在课桌里一通翻找，还真找到了那口香糖的包装纸，上面写着咱们周六一起玩好吗。毛毛好生奇怪，觉得你直接跟我不就行了？幸亏糖纸没随手丢弃。然后才明白他为什么天天问化学问物理。

同是高一生，北京和墨尔本，表达自己的方式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毛毛考上了墨尔本的皇家理工大学。我说，国内出去的学生更多的愿意学金融、财会、律师、医生，她说是的，但她不愿意把上大学作为找工作的敲门砖。她希望在大学里开阔思路，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她学国际研究，学各国的历史、政治、文化、语言、风俗等，她上学时就开始在澳大利亚当翻译，因为学得很宽泛，便于



与形形色色人等交流，文化交流。后来，这位从墨尔本回来的北京月季，潇洒自如地在2010年上海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2012年北京国际图书节等节会上任英语翻译。或是在2011年做客上海书展新浪直播间。她20岁前有很多记录自己心迹的诗文——

或许，走得太快了，所以错过；

或许，走得太慢了，所以失去。

或许，就在这书桌前，花影下，我将错过或许。

她说诗歌更多属于25岁以前的年龄，现在她要写小说。我想，毛毛现在没有那么多的或许了。

她背过的诗词，从她脑库的本地磁盘

另存为到她身体的物质或非物质的其它部分

再说灵镜胡同那大杂院，4岁的毛毛细细的身子和大大的眼睛，好像生来就要与书作伴的。那天妈妈骑自行车送她去幼儿园。毛毛坐在车架后的小椅子上，看到北京街头的月季花要凋败了。她几许伤感，几许悲悯，小身子随着妈妈蹬车的节奏晃动，那节奏在她嘴里，又转换成韵律。她随口念道：花有花开花谢，月有阴晴圆缺。一共四句呢。妈妈一听特激动，调过车头不去幼儿园了，妈妈要回家把毛毛赋诗告诉爸爸。爸爸一听这花开花谢的，也激动得不行。爸爸妈妈为女儿的激动，那绝对是1加1大于2的。他们又骑上各自的二八自行车，带着小花骨朵一般的女儿，去朋友家报告诗讯。那朋友和他们家的感情是很好的，只是对诗歌的感觉是没有的，爸爸妈妈花开那样兴冲冲地来的，又花谢那样灰溜溜地抱起毛毛走了。现在毛毛自嘲地说起爸爸妈妈的碰壁记。她说：后两句诗她不记得了，这就算我的处女作吧？

我问及唐诗宋词她什么时候背的，她说大约7岁前吧，当时都背了，现在都忘了，当时背的时候其实也不懂。我笑，我相信她忘了很多原装原句，但也知道所有她背过的诗词，只是从她脑库的本地磁盘，另存为到她身体的物质或非物质的其它部分，譬如血液、精神、气质。

毛毛五六岁的时候，她家从灵境胡同搬到了丰盛胡同，有了一个里外间的平房，有了找人打的书柜。原先只能堆放在地上的书，现在可以上柜了。后来毛毛知道，爸爸工作的地方叫首都图书馆，妈妈工作的地方叫北京图书大厦，都是爱书人。再往前推，爷爷奶奶家留下很多书。还有，爸爸为高考老去借光苦读的那澡堂子，看门的老大爷，见这年轻人这么爱读书，把自家的藏书不给儿子全给了他。这真是北京爷们呢。

毛毛两岁时就开始自己找书读，我说你读的第一本小说是——？这么说的时侯，我的脑子里，涌涌着一堆孩子们可能读的书，包括水浒、三国、西游、红楼。“《飘》！”她说。《飘》？我惊喜了。因为我没听说过一个5岁的孩子是这样开始读

小说的。后来毛毛在我家，见到那么多五六十年代的出版物，就像见到失散几十年的亲人似地欢喜。呵，纪伯伦！呵，泰戈尔！她说她特喜欢以前出版的书的黄黄的纸，甚至书皮后印着的几毛几分钱。因为她爸爸妈妈的书很多是那个年代的。她是在书柜里找到哪本就看哪本，《牛氓》，《九三年》，《红与黑》，多了。读《飘》的时候，女主角明明译成赫思嘉，我接茬说现在译成斯嘉丽，我和毛毛同时说：就不能接受了。我两人同步大笑起来。当此之时，我觉得很穿越，我和她一起穿越到五六十年代。

她儿时读书，不认字的地方就跳过去，不懂意思的地方也不想弄懂。她说像《十日谈》、《三言两拍》这些书，她也读了。爸爸妈妈其实想过要不要把这类书在书柜里锁起来？不过到底没锁，大概知道毛毛也不懂。毛毛现在想来好幸运，她好像十多岁的时候就吧能找到的小说都看了。当然也常常从丰盛胡同走到西四白塔寺那边的新华书店，一站半天一天地读书。“那里的服务员真好，随便我看多久。看书的时候我从来感觉不到饿。”她说。

她小时候读大人的书，大起来才读小孩的书。结果呢？结果根子很传统，精神很开放。世上的事，人的成长，皆无一定之规，爱书就好。

毛毛在墨尔本白天做口译，晚上写小说《断章》。很小的一间房，有一张单人床，还有书两筐，在澳大利亚积累的书。窗内，是古曲老歌，中国的外国的。窗外，是月亮，是星星，很多的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毛毛不知身是客。在《春江花月夜》的乐句里，她徐徐走进江南古镇——

阳光如温得恰到好处的酒，沁着丝丝缕缕梅子一样青涩的气息，再睁眼时，已是残阳一点将坠未坠，晚风如锦，上绣祥云。秋千上下缀满了别处飘来的粉色花瓣，不似她因秋千而起，更像秋千因她而飘逸飞舞。风是此刻唯一的读者，却没有耐心等待，胡乱翻弄着白绢。

母亲从箱子里拿出一匹上好的玉色暗花回纹锦缎，赶制旗袍，在月光下泛着潋滟的水色。第二天清晨，暖玉生烟一样的旗袍，仿若春雪初融的山洞，掺着碎金似的阳光，于蜿蜒起伏中撩拨出琵琶的韵律。

这样的文字，要是化开来，那感受那回味，是远远不止现在的20万字的。白晔赞《断章》：读来满目锦绣，品来满口余香。

事实上，《断章》是可以断开了读的，或者说，几乎可以从随便哪章开始读。这是小说《断章》的第一章：梦里不知身是客。

不过每到凌晨，她又从梦中穿越回来，回到澳洲。毕竟，第二天她还得去当翻译。天天这么穿越，我想想都觉得累人，但她只淡淡一笑，说：都是语言。

有一天她翻译完了下班等车，不由想起刚写完的第30章，写到上海滩以一种近乎沉默的平静，接受了一场婚约，直至几位主角赶赴武岗黄埔分校。毛毛走向她构想中的上海滩，不由离开了墨尔本的车站，胫直向车站对面的一家超市走去，走到一张小桌旁，坐下就写。两、三个小时过去了……

她的住地有一个秋千，有诗为证——

墙内秋千乱拍天，墙外春光涛拍岸
若将天地比为海，秋千为橹我摇船

我不希望今天的我看到明天的我

流星镶了一路，
将夜的青丝绾住。
我散开了风情万种，
擂动青春的战鼓。

这个北京女孩无处不在的诗情，实在是把我绾住。

毛毛20岁前的记事本上，有一篇《祭奠05年离去的大师们》。她写——

他们的名字，也许远远不如某些艺人的熟谙，但是我要在此，以笔为剑，于中国历史的天空上，雕刻上他们的丰姿。

第一位，富民富国的费孝通。费先生常怀一颗怜爱之心对国，对家，对天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第二位，五四洗礼下的巴金。第三位，行为世范的启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由书法家启功教授提议、题写，意即：“所学要为世人之师，所行应为世人之范。”）。第四位，中国固体物理学和半导体物理学界的泰斗黄昆。第五位，参与中国经济体制建设的经济学家薛暮桥。他们功勋卓著，可是他们走了，媒体如此安静，我不为二位泰斗大哭，我为麻木而大恸！第六位，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人物任仲夷。第七位，二战中因为报道“红色中国”闻名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这两位一中一西，让世界的眼光投向中国。

历史在这一刻，肃立，默哀。

一个20来岁的女孩的情怀！因为她是北京女孩。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甚至黑车司机都可能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呢。我脑海里又响起电视连续剧《北京青年》的主题歌：北京——，北京一！

但是，但是！有一次毛毛坐地铁到西单要去图书大厦，顺梯而上，梯上站着好多人，待她快到地铁口，就见近旁地上晕倒了一个女孩。毛毛的前边还有很多人，这叫她太着急！因为他们经过那女孩却没一个停下来。毛毛走到那女孩身边蹲下来唤她：你怎么样了？我帮你叫车，送你去医院。那女孩醒过来了，一看自己穿着裙子躺在地上，一下脸红了，她非常不好意思地说：没事没事！说着就站起来了。毛毛说你是不是有什么病？她说没事就是晕过去了。毛毛说我现在送你去医院帮你找医生！女孩却红着脸飞快地跑了。毛毛不放心地拼命追。

女孩淹没在西单的人海里了。

女孩是扎进毛毛心里了。

当然，女孩看来无大病，或许有点低血糖？但是，如果她有心脏病呢？倒在地

上没人管那不就完了？正是下班高峰，正是西单路口，居然就没人停下来帮助她！毛毛不能想象自己怎么可能从女孩身边漠然走过，怎么可能举得起腿走开，怎么可能从女孩身边跨过？一个小女孩，死在闹市中。当然这是小说家特有的想象，但是难道这不可能吗？毛毛看着华灯初上，这天再没心思进西单图书大厦了。

这个女孩叫她至今说起来就心伤，就心痛！她激愤了，站起踱步：国家的根本是人，人的根本是心！如果一个人漠视别人的生命，那么他也就失去生命了。毛毛十几岁时就写道——

如果，我转过头，假装没有看到困难中的人们，那么，所有的苦难就不存在吗？

如果，我不能被他人的苦难所鞭策，那么我将永远背负耻辱的罪名。

如果，我没有坚守大爱的执著，那么我必将被欲念所奴役。

如果，我忘记了今天的承诺，那么我的生命，将在遗忘的瞬间定格。

毛毛说先辈们为了理想，付出的是生命。她没有经历过战乱，没有经历过家破人亡，骨肉分离，她要向她笔下的人物学习，是人物自己在掌握他们的命运，她只是执行人。他们都要高于她，影响她。

她又激动起来：我要成为什么人？我要遵守什么？我一辈子的梦想是什么？我不希望今天的我看到明天的我，看到自己七老八十什么样，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找一份常规意义上的“好工作”？好像去外企去机关才叫工作。可是我不这么做，即使不伤害别人，也好像是错误的，七大姑八大姨的都替我痛心疾首！

当此之时，毛毛长大成小说《断章》的作者程荫。写完《断章》她变得坚强，敢于表达，勇于追求。《断章》，淡定文字，浓情中国。激动处《少年中国说》的全文几乎占了一章。如果文字也能喷薄，可以推到112年前的1900年，梁启超写的《少年中国说》，滴着露珠，洒着朝阳，亮未来之明路，扬少年之气象！

我想有经验的小说家是断不会这么整篇收入的。这么做，无章可循。自然有友人说她：你把梁启超的全文搬进你的小说，这到底是人家梁启超写的，还是你写的？我想，能这么不管不顾地做的绝非凡俗之人，只有毛毛其人。我说你怎么会这么做？她简单一笑：“我觉得（《少年中国说》）都挺好的。”完了？就这么简单？她又加了句：她写小说的那年，那时候读过此文的人很少。她愿意有更多的年轻人来读：“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

80后程荫，把优美和壮烈揉和了写，断开了写，非常少年也非常中国。真的是少年中国之少年人。

和她分手时，我想送她两件玩具，她急急地说：“拿一件就行了，否则下次你就没有东西给我了！”那就是说，下次见面我还得给她好玩的东东？要是我没有东西还真不行了？到底还是个孩子。露馅儿了。

北京——，北京一！

文章写完时，已近初冬。京城四季分明，皆是美景，涌动个性，蕴育才情。这里摘录毛毛笔下的雪景——

北京的雪往往从夜的深处开始飘落，不急不缓，极是从容淡定，卓然的在一派鸿蒙中彰显国士风度。待到天色欲暝，寒鸦将语，已是万物素然，举目皆空，清远辽阔，端严凝重。

北京的雪点染着那朱墙金瓦，青松翠柏，老殿残刹。北海西山，笔触圆润，转折自然，仿佛骨骼清奇，却姿质丰满的隶书；又仿佛四境飞白，些许积墨，浑然天成，画与不画皆清绝。

晨近了的时候，雁灰色的天空静如凝烟，在金缕衣一样的阳光下覆盖着的白雪，暄软芳馥，仿佛是粉润莹洁，滑不留手的羊脂美玉，虽未经雕琢，却难掩丽质。巷陌阡陌，一溜儿的青砖灰瓦，丹门彩绘的四合院，“天棚鱼缸石榴树，肥猫白狗胖丫头”上皆着苍雪，不知怎么，就丝丝缕缕的沁透着童谣一样的浪漫来，间或着，还要在泛着青荏儿的料峭枝头，挑染出星星点点的茸茸春意。

待得天色水葱儿一般地通透起来，浑圆的雪景便匀匀净净，清清薄薄得上了一层秘色釉，内敛深远，不动声色地演绎出这座古老的城市那含蓄而深沉，尊贵而平和的气质。这个时候，三两声雀叫，代表着雪后的黎明迟步而来。电线上缩头缩脑的家雀，电线下张手张脚的单车，电线里勾勒的方天，晕染的流云，电线外扎染的檐角，白描的塔尖，竟是无处不生动，无处不留情，平凡的雅致，古拙的可亲。

而那真正爱惜雪的人，只敢将脚步落在前人的足印里，生怕玷污了那一世清白。更多的人，都在寻找着前人未曾走过的路，深深的陷进去，陶醉在脚下清脆新鲜的维音中，再缓缓拔出来，嗅着脚下那泥土的气息，似乎还可以感觉到湿软的春花秋叶，然后再深深的陷进去，一步一步，践踏苍凉。北京的雪是隐忍包容的，即使一片冰心，换取的是一身泥泞，也还要以谦和恭敬的姿态，飘逸大气的风度，威严寥廓的气宇，舒缓优雅地垂落。

北京——，北京一！

向人民报告

——中国南水北调大移民（节选）

赵学儒

引子 我是移民的后代

2007年的秋天，我第一次知道，我是移民的后代！

在天高气爽的那天，在中国北京工作的我，突然接到河北易县老家的电话，说是中国落实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凡是因水库建设搬迁的移民及其后代，都能得到每月几十元的补贴。说我是移民的后代。

说我是移民的后代，指的是1958年河北省修建大型水库——安格庄水库时，我的曾祖父带着我的爷爷、我的父亲，举家迁移到几十里外的易县西北部山区。电话说，我已经享受不到有关待遇，因为我不再是农业户口身份，只有农业户口身份的人才有这样的优惠政策。

老家给我打电话的意思说是，我虽然享受不到有关待遇，但是我在上层单位工作，了解相关政策，掌握人脉关系，熟悉办事流程，让我无论如何回趟老家，帮着叔叔婶婶弟弟妹妹调查采证祖辈的移民情况。电话强调说，办这事是有期限要求的，如果错过期限，就享受不到移民的好政策了。

说真的，我原来对“移民”的概念比较模糊，几十年都是这样生活过来的。这次提起“移民”两字，感觉这两个字熟悉又凝重。在小时候朦胧的记忆中，我的一位未搬迁的叔叔，从水库的一边到另一边用船运玉米秸秆，水上遇到风浪掀翻船只，船毁人亡。从老人的哀叹中，我知道水库淹没的地方就是我的老家。每年清明节回现在的老家上坟，看看我家的祖坟是从曾祖父那辈开始的。追溯我曾祖父以上先人的安身之所，已经淹没在浩淼的水中。我的曾祖父、爷爷、父亲曾回安格庄水库边祭祖。

我匆匆回到老家。移民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我随县移民办的同志来到老家——一个叫西古县的地方，调查情况，填写报告。50多年过去了，修水库时的人要么搬迁，要么已经逝世，知情的人已经不多，仅存一位75岁、按辈分我们得叫三爷的老人家能够掰着手指头，说清楚我们的来龙去脉。他见了我，脸上露出微笑，告诉我的曾祖父、爷爷、父亲都叫什么名字，搬迁的时候几口人等等。那次调

查后不久，这位老人家也告别了人世。

登记造册，我们按期将人数上报。之后，我的叔叔婶婶弟弟妹妹拿到了每月 50 元的移民后期补贴。这时，我明白了，我是 1958 年修建安格庄水库时的移民的后代。

其实，追溯我家的移民史，应该更早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搬迁过来的。我爷爷生前曾说过，我们家族每个人的小脚趾一侧，还有一个更小的指甲。据说那是离开大槐树的头天晚上，为了将来能够认得失散的亲人，一夜之间长出来的。我曾经脱掉鞋子看，果然如此。爷爷说，无论到什么时候，无论在哪里，遇到有小指甲的人，都是我们的亲人。

我们到底是否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搬迁而来，已经没法考证。

我长大后翻阅《明实录》等史书，了解了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大规模移民：明朝洪武年间 10 次，永乐年间 8 次，移民姓氏共 554 个，分布在 18 个省（市）498 个县（市）。后世河南、河北人说起祖籍，往往提山西，并形成俗谚“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故乡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

在中国北方地区，数以万计的民间家谱、碑文资料都有详细记载，明确记载了在山西洪洞大槐树下的集中移民。直到今天，每年洪洞大槐树下寻根祭祖的约有数十万人次。他们在留言簿上，恭敬登记留言，在祭祖堂祖宗神位下虔诚膜拜，确为大槐树移民后裔。

我多次留意到别人的脚趾，发现大多数人都有小指甲，难道都是来自这个地方？

再看中国移民史料，不尽其然。中国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人口流动史即移民的历史；中国移民史，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历史。我时常在想，民间的家谱、碑文资料等，如果追根求源几代、几十代，甚至更遥远的时代，会不会像金字塔一样追溯到几个人或者一两个人的头上？

有资料显示，自 1949 年以来，中国修建大、中、小型水利工程成千上万座，仅水利水电工程移民约 2 000 万人左右，是当今世界上水库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其中，1958 年动工兴建的三门峡水库淹地 5.6 万平方公里，移民 31.89 万人。1958 年动工兴建的丹江口水库，淹没湖北、河南 3 县 2 市，共淹没土地 3.01 万平方公里，水库移民 38.2 万人。1970 年动工兴建的葛洲坝工程，淹没宜昌、秭归、巴东 3 县及宜昌市城区，受淹耕地 792.54 平方公里，动迁移民 28 535 人。1994 年修建的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淹没 278 平方公里，水库移民 20 万人。长江三峡水库淹没湖北省的宜昌、秭归、兴山、巴东 4 个县和重庆市的从巫山至江津的沿江 16 个县（市、区），共淹没耕地、园地和林地 3.13 万平方公里，移民动迁总量将达 113 万人……

2002 年，举世瞩目的中国南水北调工程开工，移民这道世界难题摆在了建设者面前。仅南水北调中线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就需要移民安置 34.5 万人，其中湖北省有 18.1 万人、河南省有 16.4 万人。河南省丹江口库区需搬迁移民涉及南阳市淅川县的 11 个乡镇 1276 个村民小组。2011 年 12 月 20 日，湖北、河南两省的南水北